

开“房车”的残疾歌手

○ 钱凤伟

小区大门外有个很精致的休闲广场,我每天晚上七点过后去广场上锻炼。我的健身方式是倒走,这时候广场上的人们已经散去,是最适合倒走的时候。却不料,平时已经空寂无声的广场上,这天隐约有人在说话,我循声望去,原来停着一辆“房车”,车厢里面有白炽灯光透出。我走近一看,是一辆厢式三轮摩托车,前面用塑料挡板隔成一个“驾驶室”,后面就是改装的简陋车厢,除了前面与“驾驶室”相连,两边和后面都没有窗子。这时,一穿黑衣的男子反坐在驾驶座上,一个较胖的男子盘腿坐在车厢里,两人前面放着一些吃的东西,应该是正在吃晚饭。

看上去是外地来的,我上前用蹩脚的普通话打招呼,这么晚吃饭啊。穿黑衣的男子说,是的是的,也不算迟。这时看不清车牌,我问,你们从哪里过来?他说,河南。我说,这么远啊,辛苦了。他说,还好,我们开开停停,不赶路。我说,你们旅游?他说,不不,我们是唱歌的。我说,哦,是“流浪歌手”。他连连说,也谈不上,也谈不上。看他停下吃饭和我说话,我赶紧说,你们快吃。

我是在广场里兜着圈子倒走健身,不时看一眼他们。不多时,见坐在车厢里的男子笨拙地挪动肥胖的身躯,站到了地上,然后回身从车厢里取了一副拐杖,撑在腋下,往不远处一瘸一拐地走去,大概是去近旁的那个公共厕所。直到我健身结束,还没见他回来。这时黑衣男子正在看手机,我问,你的同伴是残疾人?他说,我俩都是,他扳着一只脚掌给我看,居然是外翻的。我说,那你们真不容易。他说,那也是没办法,老家有残疾人福利工厂,但疫情以来不大景气。我说有残疾补助,生活总过得去吧。他说,是的,但我们虽然残疾,总还年轻,现在厂里的状况也正好“逼”我们出来闯闯。我说那是那是,未必一定要身体健全才能成为人生中的强者。他说,我们倒没有这样高的期望,只是不甘于现状,想活得更好一点而已吧。然后他向我打听这里有没有庙会,有哪些下属县区,我一一详细介绍,因为这对于他们的卖唱献艺很重要。

他们呆在湖州的那些天里,车子每天都停在小广场上,于是我和他们也熟了,就分别叫他们小黑和阿胖。阿胖当然是因为胖,小黑是因为他总穿着一件黑色T恤。小黑29岁,阿胖30岁,两人是朋友关系,都是幼年因小儿麻痹症留下残疾,也都没有成家。

每晚我都要问问当天的收入情况,他们都说还行。其实,所谓“还行”是指刚够开销,而开销,就是加油充电、吃饭喝水、手机费用,等等。有一天,我见他们正在盘点当天的收入,基本上都是硬币,放在一个小塑料袋里,只拳头大小,看样子也确实不多。好在他们的生活要求也不高。他们说,他们每天吃早晚两顿,中午基本在那里唱歌,也顾不上吃饭。两顿都是馒头,再简单弄点小菜,店里买的。我说这不会吃厌?他们说,不会,反正他们那里就习惯吃馒头。其实,最耐吃的是睡觉,这个车厢只有一米多宽,两边放了水瓶、音箱、拐杖乃至换洗衣物等许多杂物,两个大男人,而且还有一个是胖子,晚上这样挤着,又如何睡得好,他们说,将就吧,总不可能去住旅馆。又开玩笑说,好歹也有辆“房车”,我听了不觉心头一酸。

我问他们怎么想到结伴出行?小黑说,他们都是商丘人,同一个县的,后来因为喜欢唱歌而认识了,现在就想试试以唱歌谋生乃至发展,就这样出来了。当然,他们的水平还不行,只能在集市、庙会之类的场合,因此,他们这次到江浙来,选的都是农贸市场等并不讲究艺术氛围的地方,听众当然也以买菜购物的老年人等为主,他们欣赏要求不高,但打赏当然也不多。我说,不要着急,就当是趁机出来旅游,增长见识,领略风土人情,这也是一种积累,而且,歌总会越唱越好,许多草根明星就是这样唱出来的。他们说,争取吧。

他们一共呆了八天,超出预期,他们说,这边的人很热情好客,我说,你们的为人也挺好。确实,每天晚上一下见到我,他们总是一口一个大伯、大叔的,很是亲切热络。那天他们说第二天要走了,向我告别,我不觉有点不舍,说,一路顺风,以后有机会再见面。他们笑说,我们还会来的,还会停在这儿,能再见到您。

却不料,只过了五六天,他们真的又来了,还真停在了这老地方。见我有点诧异,他们说,他们从南浔到桐乡,再到德清,然后准备去安吉,但去安吉有一段爬坡路有点陡,他们的车费累了力也爬不上,只得返回到湖州,准备过个夜后第二天一早去江苏宜兴。我说“这一圈下来,顺利吗。”他们又说“还行”。但显然,从时间上看,人气应该没有湖州那么旺,而这样的尴尬,或正是他们这样的流浪歌手的常态。再加上靠这样一辆改装的“房车”长途跋涉,有点陡的路都开不过去,这“还行”里有着多少的艰辛,当然,更多的应该是他们的乐观、豁达和不屈。

我说,什么时候再来,套用一個你们一定熟悉的歌名,湖州欢迎你。我又问,你们接下去都在江苏吗。他们说,打算到宜兴呆几天后,就直接回河南了,天越来越热,这车厢里晚上睡不下了。这也确实是,当时是六月底,阿胖已经热得打着赤膊。看着他一身血肉,这当然不应是营养过剩,吃出来的“胖”,我有点难受。就说,是的,好好回去调养一下。他们说,谢谢、谢谢。

现在,一晃就两个多月过去了,按他们的计划,应该早已结束流浪回到了河南老家。但正是这期间,河南先是极端强降雨引发特大洪涝灾害,后是遭遇疫情的再次来袭,我心中尤其牵挂小黑和阿胖这两个残疾歌手:你们还好吗?



孟郊盼归（国画）林爱群

公交五十年

○ 蒋国梁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菰城湖州有史以来第一辆公共交通汽车开行至今,刚好风雨兼程了半个世纪。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杭长(杭牛)铁路途经湖州的火车开通了,每天始发两对往返客运列车,掠过这个着实不起眼的湖州小站,给江南水乡平淡的生活带来了许多新鲜、温暖和改变。此时此刻,全城奔走相告、人人皆知不在话下,只是湖州火车站设在西门外三天门再过去好长一段土路的罗家浜村,距城里十五六公里不止吧,那是一个没有私家车、自行车鲜见、长途客车不达的年代。

西南望铁轨,路长道又远。好在与客运列车同步接送旅客的公交公司应运而生,开出了第一条公交线,也就是后来一直与湖州火车站、高铁站接轨半个世纪的公交13路线。

图个新鲜、长点见识,我和小伙伴在家门口的湖城中百公司公交站跳上车,沿着今天看来路况不是很好的国道,特别是进入三天门左拐后的乡间石子小路,左晃右摇的,颠簸前行。当时的票价是累站计费的,虽然才三五分钱,但对于囊中羞涩的小屁孩来说,节省那一两分硬币意味着可以多乘几趟公交去看火車,于是宁可多走几站路,出西门后再上车。

“公共”两字很沉重,民生实事关国情。伴随着时代的变迁、人口的递增、城市化进程步伐的加快,公交绿色出行的湖州味道在不经意间越来越浓。半个世纪以来感受比较深的是:最早独来独往的13路陆续迎来了公交大家庭的众多兄弟姐妹,特别是这些年新辟公交线路频仍、车辆提升加密;数字化体现在

智能电子站牌上,能预见班车距离还有几站,不再为久候不至、确定班次而“弃乘”和“骂娘”了,尽管还没有大批量普及。就说到火车(高铁)站的公交线路,从原来只有13路一条线,现在已扩至12条,从城区各个方位的“小站”汇聚到通向诗和远方的“大站”。我浏览过站牌,其中,从南浔区方向直达的公交车有5条线、织里2条。

公交车上的故事很多,今年6月21日上午,我在西南公交枢纽候车外出。一个转身,迎面来了一辆大红色、标有501路和2元票价的公交车,仔细一看,是到安吉的。我恍然大悟,今天是湖城至三县城际公交线开通之日,并实现市县同政策、同服务标准、同运营票价、同运营方式、同卡全市乘车等的利好。

我临时起意,想看看到德清的公交车是什么样式的。等了十多分钟,一辆柠檬黄的801路城际公交徐徐从站里开来。我知道,到安吉、德清的城际公交是在西南公交枢纽始发,而到长兴的其中一条线是从旅游集散中心开出的。

我干脆改变出行计划,重新回城,顺路在杭长桥北堍公交站等到了香槟黄的601路,马上拍个照片。本想再去拍个从高新区首末站开往长兴的602路公交车,只是一看已拼齐了通三县的三种颜色的城际公交车图片,便忍不住第一时间发微信朋友圈分享了。

望着簇新的601路公交车向长兴方向驶去,我若有所思,当年乘坐菰城第一辆公交车去火车站的心路历程稀复原了,真是社会发展,民生无小事。

6月好似公交月,想起2018年

天空不语,言辞不尽

○ 黄琛

中。黄昏重又回归沉默,绚烂只是一瞬间,让人伤感,却不知不觉获得丰盈和安慰。

在关注的公众号里,“拍天空的人”是为数不多的我的置顶之一。文如其名,这个公众号,聚焦着一群专门爱拍天空的人,他们甚至自称为“天空症”的“重度”患者”。它更新很慢,一个月也就三四次,推送的大多是与天空相关的照片。它却又因慢而珍贵,每一期的推送我都要欣赏两三遍甚至更多。它没有博人眼球的标题,没有哗众取宠的热点话题,没有花里胡哨的排版,有的仅仅只是世界各地天空的照片。那些天空爱好者们,每天不厌其烦地拍着天空,让那些从来不敢抬头看天的人不解:天空究竟有什么呢?

想起那首著名的诗——“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是啊,天空并不能帮我们处理工作,不能帮我们照顾小孩,不能帮我们解决人生烦恼,但神奇的是,每一个热爱抬头看天的人,都会从那有时清澈、有时饱满、有时愤怒、有时梦幻、有时高远的天空中得到慰藉。

记得有段时间,大V“和菜头”每天都会在同一时间在他的公众号上传一张天空的照片,并号召公众号的读者也在同时间上传他们

6月25日,我从南浔泰安路车站坐公交回湖城。当时在投币时很多乘客难以相信从这一天开始,不管乘坐城市公交车还是城乡(农村)公交车,都是单次2元。他们和我一样以为,南浔到湖城的路程算是比较远的,6元价位本来不是很贵。我就问驾驶员是出于何种考虑?他说,这是公交惠民利民吧。

公共交通是城乡无差别化发展的毛细血管,是瞭望社会前行的窗户和纽带。这半个世纪里,公交车流淌着城乡的风景,我时不时与同车的人乘坐一段共同方向的路,有的行程长,有的行程短,来来往往,上上下下。日前从市公关协会所属的公交乘客委获悉,我市将迎来创建全国公交都市验收“大考”。同时也初步知道了一点今年的公交新动作:开通优化线路11条(新辟不少于4条),加密延时线路10条,创建微循环线3条、绿色守时线3条和定制、夜间、旅游线3条,公交电子查询准确率不低于98%……

“秋老虎”的天气里,我坐在升级换代的公交车上展望,五十年的绣花功夫让人们和公交“共富”不再是梦。正如前个月,我第一次坐上17路双层旅游观光公交车,从早先的双溪雪藕之乡始发,南北穿过中心城区,又进入半乡半城的南太湖畔,途经30个站。在车上的二层C位俯瞰四方,是现代化滨湖花园城市的一路绿色低碳故事。到终点站时,我对驾驶员说,公共交通是见证城乡美好生活的使者,有了这样的生活,人生才五彩缤纷。驾驶员幽默地回应道:这就是群众有所盼、实事实干。一同下车的乘客会心一笑。

所在地的天空的图片,他把这个活动戏称为“挪动一下沉重的屁股”。有人质疑他做这件事的意义:看这些云有什么意思呢?天空都是天空,有什么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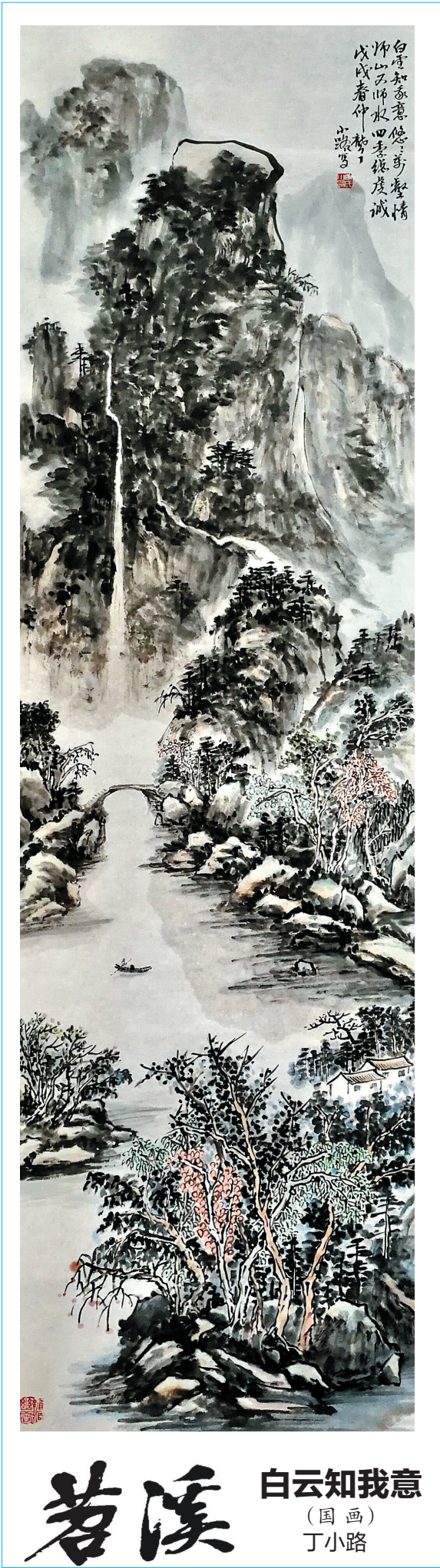
如果你有心,你就会发现,天空虽然还是那个天空,但每一天每一时刻的天空却完全不同。想起有一天晚饭后照例在鹿儿港边散步,天边突然出现了粉红色的晚霞。散步的人都停下了脚步,他们一边拿出手机拍着照片,一边用词穷的语言不停地赞叹着“好美啊”“太美了”。而每天都会驻足欣赏天空的我,也因为那一瞬间人群的激动而激动到想要流泪。想到中年的忙碌和辛苦,想到那些无法解决的困扰,从天而降的难题和意外,仍然感恩有这一段专注在散步路上看云看天的时光,感知到活在当下的幸福。

天空不语,又言辞不尽。放下手机,低头走路,抬头看天。仰望天空久了,你会发现,即使身处在阴郁之中,内心深处也始终会有一抹明亮充满希望的光芒。正如“和菜头”所说,“如果不是养成了在平常抬头看天的习惯,你大概永远也不能第一时间发现一天中天空最美的时刻。”

就放弃了其它重要条件,可这些恰恰是关系你婚姻幸福与否的决定性条件。

在美国,找男友、不重视身高;娶妻,不看重漂亮。他们看重什么呢?四个字:聪明能干。认为这是夫妻幸福的关键。我认为美国人的婚恋观是可取的。因为身高、容貌这些,只在刚结婚时被人看重,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渐渐会变淡。所以不要过份看重身高条件。幸福与否,同身材高矮不划等号。试想你说过哪对夫妻,因丈夫较矮而离婚的吗?从来没有听说过。

我常在电视和《知音》杂志里看到,有些高管女白领,被人骗财骗色,等到被骗大量钱财时才发现,身边这位仪表堂堂、身材英俊“军官”“青年企业家”“富翁”,其实只是个“无业游民”“江湖骗子”。之所以被骗,主要是虚荣心太强,对方是1.80米的帅哥,仪表堂堂,嘴巴甜如蜜,会哄女孩开心、会骗。可结果女孩子上当受骗,后悔已晚,有些甚至出现人命事故,这些血淋淋的教训,再次告诫人们,婚姻不能过分看重身高,而更要重视内在的素质、个人的修养品德,这样幸福生活才会长久的。



我的乡村教师舅舅

○ 邵国阳

我叫他:舅舅。但从我的经历来说,何以叫他舅,似乎很复杂。但不管怎么说,叫他舅舅,终归是对的。

舅舅的家,在湖州已靠近江苏境边名叫“桃花湾”的小村里。小时候常去舅舅那里,好像他总不在家,多数时间是住在他那担任校长、语文老师、算术老师、又是体育老师的“桃花湾小学”里。

记得他住在学校里那简陋的宿舍,常年总是会有一扇玻璃窗破的。透过那破玻璃窗,可以看见离小学校墙边三四步,有一个河湾,河边有一棵柳树,旁边过去还是一棵柳树……

舅舅是乡村小学教师,准确地讲当时应该还是个“民办教师”。那些年,他来城里我家,一大半的事,记得多是为了民办教师“转正”。大概我父母亲是城里教育系统的干部,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他期望得到些内部消息和便利。然而,事实上并非这么简单。舅舅他参加了多次转正考试,成绩据他自己说,也是数一数二的,但转正问题却是一拖再拖,只到改革开放后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才真正转为公办教师。就在这一次次考试、一次次失落中,舅舅继续在小乡村教个“复式班”拿村上的工分,课余还种田打理菜地。

至于,为什么他迟迟未能转正,后来才知道可能和他出生的家庭及其复杂的背景有关连。但不管关系如何复杂,在我记忆中,舅舅他却一直是一个老实巴交但很有担当的好人。

说实话,我首先并不知道舅舅从教的具体情况,直到八十年代,从父亲桌上的一本《教育通讯》中,看到了介绍舅舅的文章,才真正了解了他几十年坚守乡村教育的事迹。他一届届的学生升上中学、大学毕业。他虽内心因未能转正而有所委屈,但他仍在艰苦的条件下,“一个也不能少”地教授乡村孩童,这种情怀有时想想真有些泪目。

舅舅还非常孝顺。他对我这个并无血缘关系的外甥,“视为己出”疼爱不必说,事实上,他对我的外婆、他非亲生的母亲的“孝道”,在村上也是有口皆碑的。

因为当时小外婆顶了顶成份不好的帽子,很有些抬不起头来的,而小外婆又没有子嗣。只有舅舅从小和她相依为命,后来,她为她养老送终。

在小外婆在世时,我去看她。亲耳听舅舅,一口一个“姆妈”地叫着,且很自然很亲切,完全没有非生之子的感觉。现在舅舅已是八十多岁的耄耋老人了,但精神矍铄很健谈,回忆起历历在目的往事清楚得很。今年我去看他,他很开心。感慨舅舅他们那一辈基层乡村教师,坚守乡村教育的情怀,我由衷地敬佩,唏嘘不已。午饭后,我信步走出舅舅家门。门口那条小河还在。想起小时候回寒暑假,舅舅摇着橹驾着船,吱吱呀呀地把我从城里接到乡下的情景,不由自主地从脑海中飘出一曲江南童谣: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舅舅亲,外婆亲,还叫我是好宝宝……”